

廊 桥 书 系



I'll Take You T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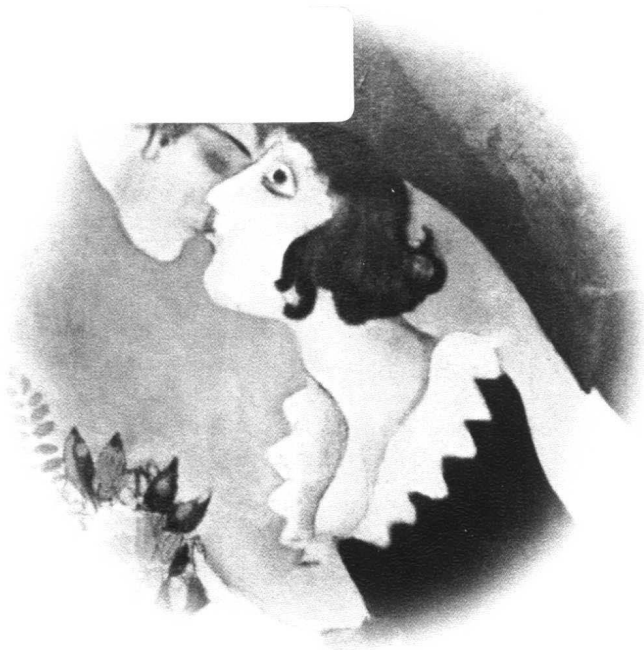
我帶你去那儿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著 顾韶阳 译

美国国家图书大奖得主

《纽约时报》头号畅销女作家欧茨的新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



I'll Take You There

我帶你去那儿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著 顾韶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4 - 1180

Joyce Carol Oates
I'll Take You There: A Novel

据 Ecco, An Imprint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
Copyright © 2002 by Joyce Carol Oates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3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带你去那儿/(美)乔伊斯·欧茨 著;顾韶阳 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
(廊桥书系)
ISBN 7 - 02 - 005251 - 7

I. 我… II. ①欧…②顾…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6824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周小滨

我带你去那儿
Wo Dai Ni Qu Na Er
〔美〕乔伊斯·欧茨 著
顾韶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 - 02 - 005251 - 7

定价 17.00 元

前 言

《我带你去那儿》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 1938—)的第三十本小说,自二〇〇二年出版以来,好评如潮,评论文字连篇累牍。

欧茨的作品数量之丰,质量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当属《浮生如梦——玛丽莲·梦露文学写真》(Blonde, A Novel, 2000),该书获200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提名;还有《中年——浪漫之旅》(Middle Age, A Romance, 2001),这两部作品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近三年来,她又出版了五本小说,分别是《文身女孩》(The Tattooed Girl, 2003),《强奸:一个爱情故事》(Rape: A Love Story, 2003),《带上我。你带上我》(Take Me. Take Me with You, 2004),《瀑布》(The Falls, 2004)和《偷去的心》(The Stolen Heart, 2005)。欧茨能挤出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写作,并轻松地从一个风格转到另一种风格,令人羡慕。她的每部作品都堪称佳作。

欧茨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北部布法罗市郊洛克波特的工人家庭,小时候,她还未识字前,就能借助画笔讲故事。十四岁时,别人送她一台打字机,她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写作训练,

“一本接一本本地写”，一直写到中学毕业。她靠奖学金进了锡拉丘兹大学，仍笔耕不辍，在女性新秀小说比赛中（Mademoiselle fiction contest）获奖，从此一跃而上文坛。

大学毕业后，欧茨在威斯康星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到底特律大学教授英美文学。她早期的佳作《他们》（Them, 1969）和其他一系列作品就是以底特律为背景的。“底特律是我的‘大’题材，”她写道，“它成就了我，也成就了我的写作生涯——好也罢坏也罢。”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这十年间，欧茨在加拿大的温莎大学执教，同时以平均每年两至三本书的速度推出新作。虽然当时她刚过三十，却已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作家之一。人们一再问她怎么能写出这么多体裁多样、质量上乘的作品，她的回答大同小异，一如她一九七五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我一向过着十分传统、俭朴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毫无新奇可言，根本用不着特意安排时间。”有记者称她为“工作狂”，她对此的回答是：“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工作特别卖力，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工作’。对我来说，写作和教书带给我丰富的回报，我没有把它们看作通常意义上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欧茨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文学创作课程，不久便动手写《贝尔弗勒》（Bellefleur, 1980），这是一系列哥特式小说中的第一部，有别于她早期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不过在随后的创作中，欧茨又回归现实主义，诸如写家族史的《你得记住这个》（You Must Remember This, 1987）和《因为我心凄苦》（Because It Is Bitter, and Because It Is My Heart, 1990），写女性的《巅峰》（Solstice, 1985）和《玛雅的生平》（Marya: A Life, 1986）。正如小说家约翰·巴斯所说：“乔伊斯·卡罗尔·

欧茨把所有的题裁都写遍了。”

欧茨出身贫寒,但凭着过人的天赋和努力,跻身世界名作家之列,可以说是“美国梦”的成功范例。尽管已是著作等身、蜚声国际文坛,她一如既往地写作、教书,不敢稍有懈怠。在她的书桌上贴着另一位美国高产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一段话作为座右铭:“我们在黑暗中工作——我们竭尽所能——我们奉献所有。有疑虑就有激情,有激情就得工作。剩下的就是对艺术的痴迷。”

欧茨的许多小说常常有一种浓郁的怀旧感,怀念自己童年在故乡的岁月,也怀念自己工人阶级的家庭。但她同时也承认小时候这种粗野又混乱的乡村氛围让人“天天得为生存而拼命”。

《我带你去那儿》就是这样一部怀旧之作,场景就设在纽约州尼亚加拉县的斯特里克斯维尔和作者曾经就读过的锡拉丘兹大学,讲述一个孤独的“内向直觉型”的哲学系女大学生苦苦寻求友谊和爱情,但时时碰壁,终成幻影,最后又去看望原以为已经过世的垂危的父亲,找回了过往生活的片断,获得重生。

小说分三部:《忏悔者》、《黑情人》和《出路》。每一部都像一出三幕剧,由冲突——高潮——结局构成。每一部看似独立,实则互相紧密关联,全书也是一出三幕剧。

第一部发生在纽约锡拉丘兹大学的卡帕姐妹会的大楼里。故事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叙述者叫阿尼利亚(并非真名),她母亲在生下她十八个月后得乳腺癌死了,家里人都怪她,说是她害死了母亲。父亲更是失魂落魄,一个劲儿地抽烟,对她很疏远;况且他整年在外“搞建筑”,很少回家,总是行

色匆匆的。三个哥哥也对她不冷不热，祖父母则对她很严厉。在众人冷漠、憎恨的目光中，她逐渐形成了孤独、自闭的性格，像幽灵一样，在大太阳下也不住地打寒噤。她可以被称为是心理学上那种“内向直觉型”的人，停留在自己的知觉中，远离有形的现实，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正是由于性格内向，她只得从书本里寻找慰藉，获得一笔奖学金进入锡拉丘兹大学。她原以为在大学里可以开始丰富多彩的新生活，把过去种种不快抛到脑后，但是不久她发现自己还是老样子，没法融入到群体之中。后来她被邀请加入卡帕姐妹会，可在姐妹会里她也得不到温暖，没有归属感，因为姐妹们都是些生活富裕、模样俊俏、思想浅薄、耽于享乐的女孩，她们只是想让她帮着写论文。第一部里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塞耶夫人，小说开始时，作者写道：“有人会说是我毁了塞耶夫人……不过，也有人会说是塞耶夫人毁了我。”塞耶夫人是英国籍舍监，自始至终也不知道女主人公叫什么，可是孤独的女主人公一度曾幻想从她那儿得到母亲般的安慰，结果是一场空。在这里，塞耶夫人似乎成了她母亲的替代品，表面上看女主人公就像毁了她母亲一样毁了塞耶夫人，其实她自己又何尝不是牺牲品。女主人公纯真未泯，对男女之事懵懵懂懂，在公园里遇到色魔骚扰，惊惶不已；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认自己弄乱了塞耶夫人的书报（其实根本不是她干的），还在校友会上声称自己是“犹太人”，惹来一片哗然，最后被逐出姐妹会。

第二部讲的是她和黑人研究生沃诺·马修斯之间一段畸形的恋情。在伦理学课上，她第一次听到马修斯与任课教授辩论的声音，就被他的嗓音、他的睿智深深吸引，达到痴迷的程度，甚至不止一次尾随他到他的住处，朝他的窗户呆呆张

望。后来,因为跟得太近,被马修斯发觉了,他们就此认识。马修斯是一个特立独行,沉湎在哲学思辨里,对什么事都持怀疑态度的人,一直不接受她的爱。他不止一次说:“我不是女人可以依靠的男人,不是渴望被人爱的男人。”为了接近他,和他有共同语言,她也读起了哲学书。由于她的执著,马修斯勉强地接受了她的爱,和她出入校园外的餐馆,引来无数白人的白眼和羞辱。他们就这样艰难地维系着,直到迈德加·埃文斯被刺,马修斯大病一场,她悉心照料了他一个礼拜,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事儿,以为他们的感情会因此而加深。但是意外发生了,马修斯洗澡时,她帮他整理房间,无意中发现一张照片,才大梦初醒地得知马修斯已有家室。恰巧,马修斯洗完澡出来,见到这一幕,勃然大怒地把她赶走了。结局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女主人公想从一个自己也在寻找自我的人身上找到依靠,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次不正常的恋爱经历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第三部写的是女主人公去见自己“死而复生”又奄奄一息的父亲。这部的开篇有一句话很好地点出了全书的主题:“给瓶子中的苍蝇指点出路?那就打破瓶子吧。”当时女主人公在靠近佛蒙特州伯灵顿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屋子,一个人在那儿过暑假,埋头写作。哥哥突然来电话告诉她一个惊人的消息:父亲还活着,可是快要死了。于是她驾车马不停蹄赶往犹他州的克莱森特,见到了父亲的女朋友希尔迪,一个率真的驼背女人。希尔迪告诉她父亲得了癌症,没几天好活了。在他神志清醒时还一直念叨她,现在他已经恍恍惚惚,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昏迷之中。父亲盼着她来见他,可不准她看见自己垂死的样子,只许她背着身。希尔迪还告诉她说她的父亲如何因

为斗殴失手打死人，如何坐牢等等，口气里很为父亲抱不平，看得出她很爱父亲，像护士般地照料他。在和父亲最后相处的短短几天里，女主人公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过去的一幕幕在脑海里萦绕，她想起了自己凄惨又孤独的岁月，想起了自己这许多年寻找依托，寻找自我，支离破碎。现在面对奄奄一息的父亲，这个她心里头一直默念的人，她似乎找回了过往生命的片断，然后一点点把它们连缀了起来。父亲走了，她也就得到了重生，找到了活着的勇气。

小说借鉴了意识流的手法，大量运用心理独白，很好地揭示了主人公苦苦求索的内心世界；同时，小说又大量引用哲学家的名言，具有浓烈的思辨色彩。文笔优美，用词老到，不愧大家手笔。

译者在艰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崔红光的悉心照料，没有她精神和物质上的鼓励，我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另外，夏静静、徐清、汤晓丹、江珊、王健卿、张超、徐文婷、赵正然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顾 韶 阳

二〇〇五年六月于沪上

一幅画把我们困住。我们无法脱身，
因为它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而语言似乎
不由分说、接连不断地为我们重现这幅画。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①《哲学研究》

①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生于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著有《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对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有很大影响。

目 录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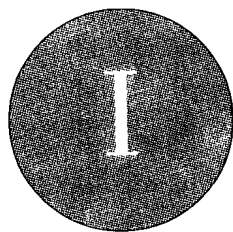
忏悔者	1
-----------	---

II

黑人情人	95
------------	----

III

出路	239
----------	-----



怀 悔 者

任何物质必然是无穷的。

斯宾诺莎^①《伦理学》

在六十年代初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还没长成女人,只是女孩,把这看作我们的优势并没有讽刺意味。

我此刻想起了纽约州北部一所大学校园里的那幢房子,校园多山,风大,那房子就建在一个显眼的山头上。十九岁那年,我在那儿凄惨地生活了五个月。周围没有一个熟人,我就像自己那件廉价的奥纶毛衣,浑身散了架。我想着那房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禁区和相关的禁令。有些是和卡帕加玛派^②女生联谊会神圣的仪式有关(一旦你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你就会用虔诚的语气读这些词),另外一些则是由宿舍楼的英国出生的女舍监艾格尼丝·塞耶夫人制定的。

有人会说是我毁了塞耶夫人,把她逼上绝路。这让我想

①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唯理论的代表之一,从“实体”即自然界出发,提出“自因说”,认为只有凭借理性认识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著有《神学政治论》和《伦理学》。

② 是美国一全国性的天主教大学生荣誉组织,原文为 Kappa Gamma Pi。

起一个悬崖，一个真正的悬崖，我猛地挥舞双臂，把塞耶夫人推了下去。不过，也有人会说是塞耶夫人毁了我。

卡帕加玛派宿舍楼！它位于纽约锡拉丘兹大学城 91 号，是一幢巨大的立方形三层楼建筑，具有古老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房子用大块石灰岩砌成，那黑中带红、泛青的石灰岩就像是从深海里捞上来的古老宝藏。哦，但愿你能看看它！但愿你能透过我的眼睛看看它。看看那常春藤遮盖的忽隐忽现的墙面和在锡拉丘兹终年不断的大风吹拂下如思绪般颤动起伏、别具一格的叶儿。像是在不停地发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看看那高耸的门廊和四根白色的多利斯圆柱，高大而优雅，像电线杆似的光滑而无特色。宿舍楼位于大学城的最北端，距伊利楼——一幢由花岗岩建成的行政楼，也是校园里最古老的建筑——四分之一英里。大学城其实是一条宽敞的林荫大道，中间有一片草地，种着渐渐老去但依然优雅的榆树。在天气最为恶劣的冬日的早晨，从宿舍楼走到校园好比爬山，有几段斜坡非常陡峭，人行道上结了冰，十分危险，所以你最好还是踩着柔嫩的草地慢慢地走。回来的路常常是下坡，不太费力却仍然危险。在离大学城北端半个街区的地方，大地似乎在使性子，猛地一个急转弯。路的尽头是一座陡峭的小山，那是一块向上凸出的狭长地面，山顶上就是雄伟的宿舍楼了。门廊上刻着神秘的符号——

ΚΓΠ^①

卡帕加玛派楼不像当地大多数男女生宿舍楼那样历史短暂。事实上，这幢楼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它不仅是一个实

^① 为卡帕加玛派的希腊字母组合，其英文首写字母组合为“KGP”。

用的希腊式住所,还曾经是一位百万富翁的公寓,是锡拉丘兹一个著名的钟表制造商在一八四一年(一块金碧辉煌的匾上刻着年代)建造的。一九三八年,一个老寡妇校友死后,它转让给了全国女大学生联谊会卡帕加玛派在当地新成立的分会。在我们的记忆里她的名字是很神圣的,联谊会的校友常常这样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可现在她的名字已从我的记忆里消失,我所能记起的只有这幢房子了。

在一下学期加入女生联谊会之前,我常常绕远路从它下面经过。我那时已经宣过誓,但还不是联谊会的“姐妹”。我注视着昏黄的爬满常春藤的墙面和高大的白圆柱,眼神里充满渴望和向往。在我的想象中,它们不止有四根,而是五根,六根,十根!那三个飘渺的字母 KΠΠ 让我充满惊奇、敬畏,因为我还不知道它们代表着什么。我会成为卡帕会员吗?我想。我——我!——我一定会的。这似乎不太可能,可又必须是可能的。不然,我怎么继续下去?我心里头有一股执拗的激情,这激情是不为人知、不被认可、不予鼓励的。如果说恋爱是场游戏,那么对我来说,这场游戏的目的就是抵抗。就像下国际象棋,你可能会牺牲小卒来保全你的女王。女王是你最真实、最纯洁的自我,神圣不可侵犯。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你的女王!而当那个恶性的微生物病毒袭来时,我的免疫系统没有丝毫的防御能力。我的双眼充满激情,一片迷蒙,故意不去看石灰石墙上和圆柱上的绿斑,不看那长满青苔、开始腐烂的石板瓦屋顶。雨后初晴,屋顶被难得一见而又耀眼的太阳照耀着,熠熠生辉,十分美丽。我也不去看英国常春藤叶片在石灰石墙面上留下的网状的铁锈色影子,像血脉或化石的残迹。常春藤有的正在老去,好多年没长嫩叶了,一

天天地枯萎下去。在大学城及其周围有二十多幢希腊式建筑,我们的宿舍楼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具吸引力的。你可能认为它是最阴郁的,甚至是最丑陋的。可是对于我,这些特点恰恰说明它有一股贵族的傲气和威严。要是能住进这幢公寓,成为新会员,我知道,我将焕然一新。

我想知道,在入会仪式上,我会不会得到一个秘密的代号。

我不相信童话,或那些以很久以前开始的荒唐的传奇故事。这样的童话在我出生时和童年时的确广为流传,但那是一个残酷而又拙劣的童话。故事里新生的婴儿得到的不是祝福,而是诅咒。但是我笃信女生联谊会。我相信这种改变不仅合理而且普遍,我相信这种改变不仅可能而且必然。我将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和我同名且相貌一样的女孩,一名新会员——一个积极分子——她将很快住进那幢房子。她将双手发颤而又自豪地带上女生联谊会的徽章,闪亮的乌木上刻着金色的字母,一条细小的金链挂在左胸前。所有幸运的女会员们都把这神圣的徽章别在胸口显眼的位置。

进去的路。踏着古老而悠久的楔形石阶爬山进入房子。石头已经开裂,开始剥落;在一只只脚成年累月的践踏下,它变得非常光滑。要是石阶结了冰,或遇上大风天气(除了闷热死寂的夏天,这里终年有大风),你可以扶着古老的装饰华丽但不太牢靠的铁栏杆行走。这座山在校园里的人行道上方,异常陡峭,因此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草地,也无需割草,只有嶙峋凸出的花岗岩,裂缝中长着低矮的灌木、深绿色的耐寒蕨类和鲜亮斑点的玫瑰。这样威严的门面是大学城北区建筑的一大特色,让外人觉得气派高贵,难以接近。你从台阶